

Hover Between the City Edge

都市邊緣的彷徨

寶藏巖最初是由一群被城市邊緣化的居民，隨機/有機地進住 所形成的一個城市邊緣聚落，自從被指定為文化地景後 藝文活動的進駐，原有居民的生活型態受到一定程度的侵擾，這個聚落的邊緣特性發生了根本上的改變，迫使原有居民尋找另一種維持私密性的低調生活的可能性。

本設計提供這樣一個機會，藉由寶藏巖原有program space的保留及轉化，將舊聚落的機能空間重新分佈在新建的垂直量體中，堆疊成另一個新的寶藏巖。



都市邊緣的彷徨

The anxiousness in URBAN EDGE

隱藏在首都角落的連環聚落—寶藏巖

居民大多是在社會上的弱勢族群，先天上就缺乏公平的競爭機會，連環建築相滿足公共住宅的福利功能，同時分享許多公共與商業空間以節省開支並提高生活品質，期望有一天能夠脫離寶藏巖，將連環空間的延伸，非法種種也成為寶藏巖的居民一種生活態度，水岸邊平時看到居學勞動的痕跡。

寶藏巖原設籍人口登記共494、196戶，但訪談中得知現存住戶約有70戶，但屬原居民大概50戶左右，剩下是流動的租客與近來佔用，近來藝術家、學生和外國人也開始大量湧入。



History

清代：

移民形成農村聚落，寶藏巖寺位於水陸要衝，成為台北南部、中永和地區的信仰中心。

日據時期：

觀音山北麓附成水源和供水設施的保護區，日本人搬遷後，軍事倉庫成為最早的住家房舍。

三〇年代：

台北市大量湧入政治難民，有三分之一的人居住在連環區內。觀音山除了已移入的六戶住家外一律禁建，但軍人突破禁建前防線繼續新居舍，軍方單位及排長大隊默許、放任。

五〇年代：

部隊遷離公路，連環住宅與連環碼頭，是寶藏巖聚落發展的頂峰。老兵與新移民分擔繁重生活的工作與照顧，亦供應北上的學生帶來的輕便需求。

七〇年代：

被指定為公園用地，但透過互助合作方案營造出層次豐富的山城聚落，呈現與城市社區截然不同的「村坪」景象。

九〇年代：

政府決定以「歷史聚落保護計畫」做為寶藏巖地區保存的藍圖，社區弱勢住戶以「設定落日條款」的方式繼續留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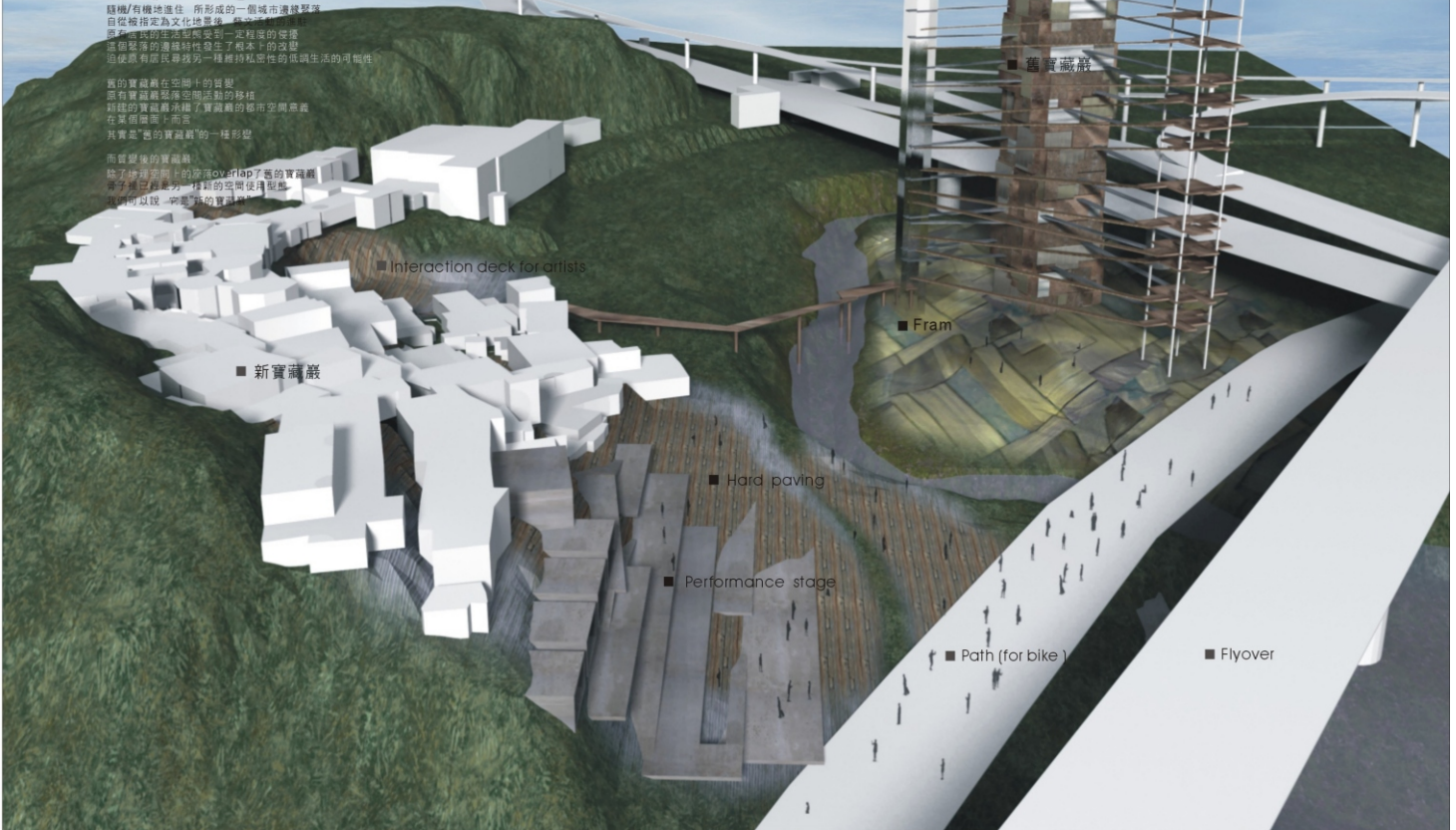
都市邊緣的彷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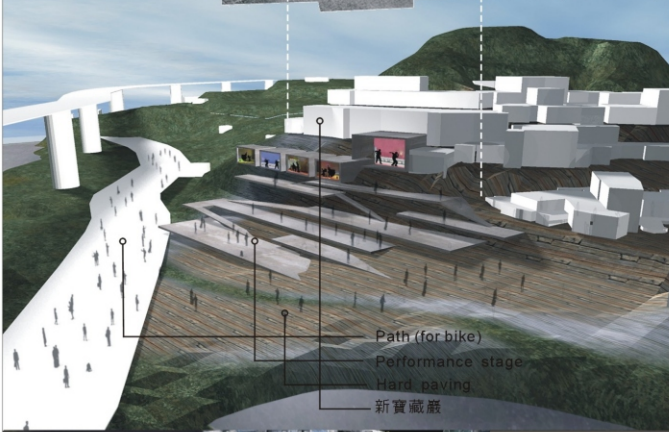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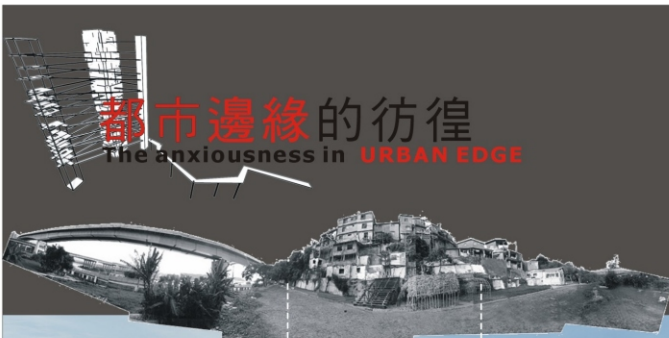
The anxiousness in URBAN EDGE

寶藏巖最初是由一群城市邊緣化的居民，隨性/有機地連住，所形成的一個城市邊緣聚落。自從被指定為文化地景後，聚落空間與居民的生活受到一定程度的變遷。這個聚落的有機特性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這使原有居民導致另一種維持私密性的低調生活的可能性。

舊的寶藏巖在空間上的變遷，原有寶藏巖發展空間活動的移植，精緻的寶藏巖構成了寶藏巖的都市空間意義。在某個层面上而言，其實是「舊的寶藏巖」的一種形態。

而變遷後的寶藏巖，除了保留舊有的聚落overlapped了新的寶藏巖，新的寶藏巖在空間上的變遷，其實是「新的寶藏巖」的一種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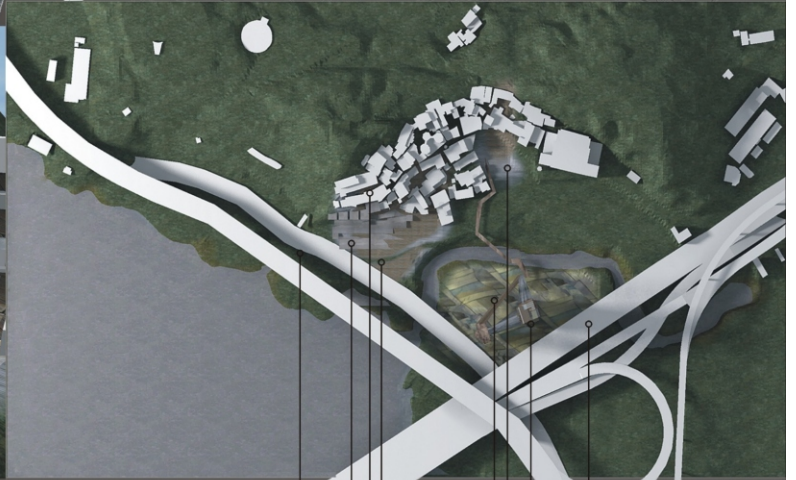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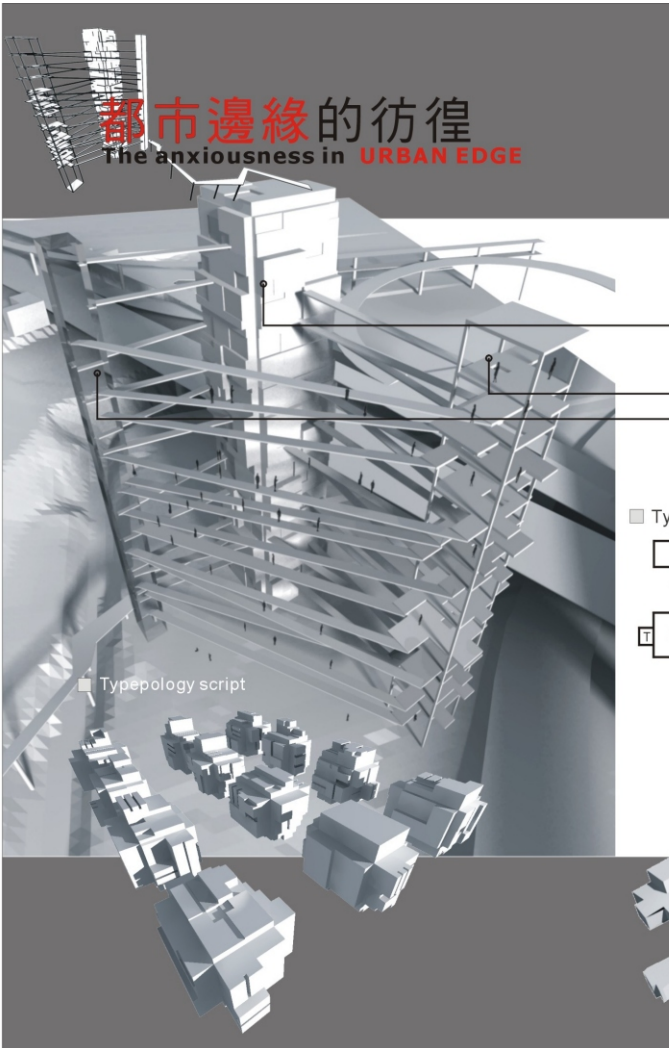
Path (for bike)
Performance stage
Hard paving
新寶藏藏



質變-文化地景
寶藏藏現在文化局管理，文化局將之列為文化地景(因不是什麼好保存的歷史建築，所以用文化地景的方式來處理)；地方官不知道，在這同時，外來的力量已漸漸將寶藏藏變質。
目前在這的人口組成的有幾種人，當地居民、學生、藝術家、外國人，文化地景的program的加入，將引起寶藏藏新形態的演化。



Path (for bike)
Performance stage
新寶藏藏
Hard paving
Flyover
Interaction deck for artists
舊寶藏藏
Fram



都市邊緣的彷徨
The anxiousness in URBAN EDGE

Typeology script

寶藏藏另一個極富特色的空間構成，是為了解決高層問題及動線上的連結，不斷且重複地在整落空間中出現的獨特形式，這些動線的基本type及其變形，與量體單元的關係，將會轉化、重現在新的寶藏藏中。
先對寶藏藏現有空間單元，懸空地做一形式上的分析，這種主要區分出幾種空間單體的基本型態，而寶藏藏罕見的且具特色的屋下空間與基本空間單元的關係也得到了討論。
透過一個外掛的修改編寫(3d studio max)，我將寶藏藏的住宅空間形式，歸納整理後，訂出幾個寶藏藏空間的原則，寫成一個可隨機組合的script，將會將寶藏藏的空間形式展現在新樓的量體上。

